

养一斋集

養一齋集

養一齋詩話卷四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劉后邨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似濁流天厯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李西涯則云宋人於詩無所得宋詩深去唐却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然較之唐詩亦門庭藩籬之間耳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

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宋元
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似禪家小乘道
家尸解以上諸說予皆以爲未的也唐詩大概主情故
多寬裕和動之音宋詩大概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
元詩大概主詞故多狹成滌濫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
唐大彰明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
以詩取士人好盡力其間故名家獨多多則風尚所漸
被者遠雖未成家數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詩足爲
絕調宋元校士詩非所重雖名家皆以餘力爲之因此

名家較少於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則宋元之
遜於唐也一以詩所主者不同一以詩成名者較少故
耳后邨謂朱實勝唐阿其本朝固非實論正學謂宋詩
無匹而天厯大手仍不脫粗豪氣亦未免抑揚太偏卽
西涯謂宋去唐遠元去唐近又豈能自言其故哉使能
確言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歐蘇陳
陸元人如虞揚范揭卽眞之唐人中豈易多得特以宋
元如此數公者太少故爲唐繼今必統一代而概謂之
非本色概謂之無所得何其不近情不達理至此楊用

修謂唐詩固多佳篇然如燕趙雖產佳人亦往往有疥
且痔者雜處其中語雖諧諷却屬平允之論學者大綱
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鑽仰唐人
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調勝宋人風格勝元人於唐人
又有形骸太似之病西涯所謂開卷視之宛若舊本細
味之求其流出肺肝卓然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明人
半犯此失耳

子又考劉后邨嘗云本朝文人多詩人少雖人各有集
集各有詩要之或負材力或尙理致或逞辯博文之有

韻者非古人之詩也此與宋詩不愧唐而且過之之說
大相逕庭矣吾故曰阿其本朝非實論也

宋人詩釀雪不成微有雨被風吹散却爲晴明人詩薄
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明詩雖簡淡似唐人却不如宋
人之無數曲折而自成一體雅有勁骨此又見詩在真
氣宗唐者不盡是而宋人不盡非也

吳野人陋軒集沈歸愚選入國朝別裁朱竹垞則入明
詩綜猶晉宋書南史各有陶靖節傳也其詩字字入人
心腑殆天地元氣所結子專選一百餘首朝夕諷玩以

爲陶杜之真衣鉢猶恨竹垞歸愚知之不盡人以其窮約而少之指爲山林一派豈知詩之根本者潘南邨意境相似規模較狹非其敵也

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聲律對偶無不諧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隋人之作也尤西堂謂木蘭魏氏譙人代父從軍凱旋不受爵煬帝知之欲納入宮遂自盡贈孝烈將軍則隋人也若魏泰詩話謂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詩

與子建所作豈有一毫相似處泰豈未覩子建詩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論疏陋甚矣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嘻何其大而無當也文昌樂府古質深摯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無人到樂天樂府則天毀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刪詩亦不能廢子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爲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若長恨歌琵琶行則不作可也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爲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

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沈存中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呂惠卿謂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此二說皆過也昌黎琴操高古絕特唐人無及之者古詩崛而堅足爲李杜後勁其鬪險之作則不可法存中以其鬪險之失概却全集而惠卿矯之謂詩正當爾爾其謬更甚於存中也蓋惠卿小人徒以言語好勝而不顧其安必至如此

魏泰依倚曾布之勢鄉井患苦推荆公爲孟子後一人

數稱章惇之長撰東軒筆錄碧雲駮誣巖正人士類不
齒然能知劉夢得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爲不曉文
章體裁失臣下事君之體且謂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
景陽宮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詞句几下此說無狀亦
不足道非其詩學之深有此識力蓋數詩本非人心所
安也詩教自有正大門庭不入其門雖詞語新巧萬口
流傳不足當小人之一哂況有識者乎董宗伯畫禪室
隨筆乃取終是聖明二語爲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問
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訣爲行文祕要則文之魔障已矣

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
水聲二句林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然次句吾終不
甚喜河漢本一類與路字山字屬兩項者不對一也若
是黃河不在荆門卽是荆門尋常之水亦不得以河呼
之江以南率稱水爲江河以北率稱水爲河荆門距黃
河甚遠未必呼水爲河二也支河分漢水可也其聲則
必不可辨爲漢水之聲矣三也予豈必於無過中求有
過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以爲鬼詩或以爲明人童軒
詩然則傳之者亦不定其詞不必果足爲賞鑒矣

楊孟載詩柳色嫩于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
花青見萼輕雷驚筍碧抽尖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
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皆沿元
人之習詩之近於詞者也詩近于詞則似婦人女子作
矣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
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
又翻之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
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

荆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晚唐人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皆非要害不足爲
筆挾風霜曩一友持續范增論見示力駁長公說詞氣
袞袞可愛予謂之曰君作欲跨蘇文上誠屬有志愚意
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爲賊黨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
乃定蘇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處也夫要害處
乃經史之大義大義與好議論自別作論史佳詩非深
於經法不可矣

沈啟南詠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

詠落花云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語意渾
然足以警世若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任呼兄亦
不來詠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常情詠
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詠混堂云未
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題旣纖俗詩亦淺露
非名家所宜有啟南落花詩三十首警句無出于所引
一聯之上者凡一題作數十首百首皆俗格啟南乃未
解此

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又云古人惜分陰

念此使人懼進道觀化兩義並行而不相悖此真知六籍之蘊者若徒解作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只一石隱之流耳

李西涯謂古詩不可涉律調是也然謂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已移於流俗則不可解池塘句天然流出與明月照積雪天高秋月明同一妙境皆靈運所僅以此爲俗將以薄霄愧雲浮栖川怍淵沈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等拙句爲古耶紅藥句乃元暉作謂靈運亦誤元暉如紅藥句甚多頗含清韻不可以爲俗也如

老杜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啣泥點泥琴
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雖大家亦有此俗句而西涯轉
謂與右丞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太白桃花流水杳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同一淡遠之妙評語幽深令人
昏然如夢

宋人作七律多以瘦硬斬絕學杜豈知杜者如落花游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弈碁更爲後會知何處忽漫相逢是別筵魚吹細
浪搖歌扇燕蹙飛花落舞筵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